

寻找记忆中的年味

春节人生课

汪政

每到过年过节就会想到小时候在老家的时光,在我的印象中,祖父祖母平时总是和蔼得很,对儿孙可算得上溺爱有加,但到了过年过节反而变得严肃起来,礼仪程式,让我们处处小心,用祖父经常说的话就是,不能坏了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。祖父是一个大字识不了几个的农民,但却是个仪式感很强的人,平常也不见他讲什么,更对我们耳提面命。祖父说,“我只管供你们上学,说道理是学校先生的事。”但逢年过节,他的话总是说个没完没了。他一边指挥我们忙这忙那,一边滔滔不绝地述说着年节中种种礼仪的由来,许多做法都伴随着富于传奇性的人物和生动有趣的故事。我们常常听得如痴如醉以至忘了手里的活计。

毫无疑问,过年是我们家的头等大事。祖父有句名言:“过年就是把日子过一遍。”他的意思就是说过年虽然就那么几天,但人生的重要内容都在里面了。一个人不管活多长,生命中重要的事情在这个年里几乎全有了。所以,祖父特别看重这几天。按家乡的习俗,祖上传下来的仪式要一一走过,至于大小规矩自然不容我们越雷池一步。长大了,每到过年,总会时时想到儿时的日子,想到在祖父指挥下过的那些眼花缭乱的“复杂”的年。把祖父的话细细地过一遍,真的觉得许多的道理,还是这位老农民说得清、道得明。刚进腊月,祖父便开始安排计划,准备过年的家什,置办年货。到了腊月初八,按祖父的说法,这便开始

了。前一天晚上祖母便开始选料,腊八这天早上天还没亮,灶间的风箱便响了起来,那是祖父祖母开始为全家熬“腊八粥”了。我们一边喝着别致的粥,一边听祖父讲腊八粥的由来。祖父问我们为什么要吃腊八粥?腊八粥里为什么是这八样?祖父说这不是为了好吃,比腊八粥好吃的东西多了去了。这八样其实平常,都是我们田里长出来的,米也好,黄豆也好,还有赤豆、花生、青菜、胡萝卜、芋头、山芋,都是我们地里长出来的庄稼,就是这些庄稼养活了我们。祖父说进了腊月,开始过年了,首先要吃腊八粥,这是要让我们记住粮食,记住庄稼对我们的恩情。喝着腊八粥,要在心里把一年的收成盘算一下,检点一下自己有没有亏待庄稼,得罪土地,是勤快了,还是懒惰了?更要好好地算一下来年,腊月虽雨,却要为了来年的农活儿早作准备,千万不能误了农时。

这哪是过年?这简直就是自然课,是人生课。前些日子还看到微信上许多人在晒腊八粥,为到底是哪八样争得不可开交。若按我祖父的说法,地方不同,庄稼就不同,养活人的食物自然不同,这有什么好争的呢?再如腊月二十四的掸尘,也是非常隆重而又忙碌的。全家老小齐上阵,扫帚抹布总动员,直到把家里收拾打扫得一尘不染。祖父说,过了这一天,其实就是新年了。掸尘可不止是打扫卫生,更要紧的是除旧布新。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,屋子一新,人的心里也就亮堂了,要的就是这种日子的新鲜劲。就是关于这一天,祖父说过一段让我永远

记住的话。黎明即起,洒扫庭除,早晨的扫地抹桌子,就如一个人早上的洗脸刷牙,一清扫,就精神了,一天也就有了好的开始。其实人也是要掸尘的,祖父摸着我的头说:“你这小脑瓜里有没有坏东西脏东西呀,有就把它掸了。”长大了,每每静夜反思,我都会想到祖父的话,做人确实要时时掸尘的,祖父真是我的人生导师。

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,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就是一堂系列的人生课,老祖宗们把每堂课的教学内容都安排好了,甚至连教具与教学程序都为我们设计得丝丝入扣。中国是个农业大国,农业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,而节日文化的内容也基本上是围绕这一传统来安排的,人与自然,人与社会,人与自我,人与彼岸世界,我们生活的哪个维度老祖宗没为我考虑好呢?还说过年吧,我们家乡,年三十要祭拜祖先,这是慎终追远,不忘来路。到了大年初一,就开始拜年走亲戚。中国乡村的社会根基与人伦关系是建立在血缘纽带上的,这根带子一定要系牢。然后有送穷、迎财神等等,这都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。记得送灶迎灶也是过年中的重要仪式。灶神或灶王爷在各路神仙中并不是位大神,我问祖父为什么对灶王爷这么恭敬隆重。祖父反问我有什么比吃更大的事?民以食为天啊,灶王爷官不大,但有实权。何况,有哪位



年关也关情

赵长顺

年关,一个“关”字好沉重。

在旧社会和物质匮乏的年代,过年,对于一部分家庭来说,真的如过关。一般是小孩子盼过年,大人愁过年。愁的是“新年到,要穿新衣戴新帽,小闺女要花,小小子要炮,老头要顶新毡帽。”一年到头,一家老小总得添一身新衣服吧?总得置办一些年货吧?总得给长辈买点礼物吧?……这些也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,有钱就多办一些,没钱就少办或者不办,照样高高兴兴地过一个年。

真正的年关是遭遇逼债。俗话说,冷是冷的风,穷是穷的债。过年被逼债,那才是叫过年关难过。最典型的要数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《白毛女》了。杨白劳与女儿相依为命,租种地主黄世仁家六亩地,年年欠东家的租子还不完。借了黄家的钱,可这驴打滚的债也永远还不清。因为交不上租子,还不了债,杨白劳到快过年的时候,不得不离家出去躲账,到除夕的深夜才偷偷地回家,为过年带来了两斤白面,一根红头绳和两张门神。白面是特地为过年包饺子而买的,红头绳是给心爱的女儿的过年礼物。那门神,是期盼新年能摆脱贫苦,过上平安、美好的日子。可杨白劳刚到家,就被地主狗腿子发现,穆仁智带着家丁前来逼债,强逼杨白劳在独生女儿的卖身契上按下手印。后来,杨白劳告状无门,在悲愤与愧疚中喝卤水自尽。喜儿从黄世仁家中逃到深山,成为了白毛女。当年看完电影后,对黄世仁真是恨之入骨。

这才是节日由来的初心吧,它们是我们每年都要上的人生课。

(汪政: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文学创作一级。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,党组成员,书记处书记。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,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,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,南京市文联副主席,南京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。)



苏北古城淮安的百姓,大年初一的早上吃汤圆,是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习惯。汤圆的名称,和“团圆”语音相近,取喜庆团圆和吉祥如意之意,象征全家团圆,和睦幸福。北方人过年吃饺子,南方人过年吃汤圆,两种食物迥然不同,但是,其寓意差不多。可以这么说,儿时的记忆中,真正而实在的年味,是从大年初一早上的一碗汤圆开始,到二月二早上的一碗汤圆结束。

童年时,物资匮乏,因此,想吃上一碗汤圆,是一件很奢望的事。那时,由于糯稻产量低,农村种植面积少,糯米就显得十分稀罕和珍贵。过年前,城里人家做汤圆的主要食材——糯米,人均定量两斤,去粮站凭户口本购买。乡下如有富裕一点的亲戚,过年前也会送给少许。过年时的菜肴品种,百姓人家根据经济状况,可多可少,没有什么讲究。但是,汤圆是必不可少。

腊月二十前后,母亲用清冽甘甜的井水把糯米淘洗干净,放在竹匾里晾干。那时,没有磨面机,只有传统的脚踏石碾。第二天下午,父母拎着米篮子,带着汤袋,一起去更楼西街巷子里王姓开“老虎灶”的人家排队,他家有一台石碾及相应配套的工具,过年时给街坊邻居提供方便。糯米加工成面粉,是一件费力耗时的事情。

糯米通过石碾白成面粉后,古城里的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:“圆子面”。小时候,冬天下雪了,大人们会逗我们小孩子玩,说天上下“圆子面”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“圆子面”与洁白晶莹的雪真是十分相似。“圆子面”加工好后有水分,要放在大竹匾里晾晒干,才便于收藏。晒“圆子面”的竹匾边上,母亲总会放上一张巴掌大的红纸,以示吉利。那时,暖暖的冬阳下,家家户户在门口晒“圆子面”,成为新年前的一道风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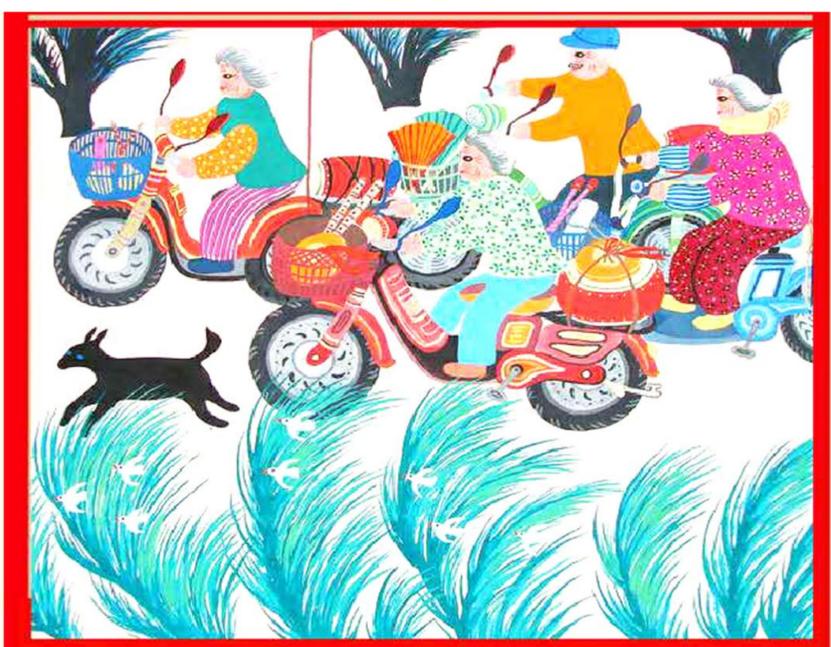
除夕之夜,家家放鞭炮,吃年夜饭,守岁。子夜时分,母亲洗好碗筷,摆放好桌椅,正堂屋当中的八仙桌上,用四只盘子装好糖果花生瓜子,在我们兄妹睡觉的床头放上压岁钱后,她一边守岁,一边用温热水和面包汤圆。那时,我们家里比较贫困,汤圆只有实心的和有馅的两种,有馅的叫“洋糖油”。实心的汤圆如乒乓球大小,圆又圆;“洋糖油”的汤圆呈鸡蛋状,油切并捏有小角。所谓“洋糖油”的,是用猪油的大板油切成丁状,用绵白糖搅拌,放在大口玻璃瓶中腌十来天后,用作汤圆的馅心。那时,经济条件好的人家,汤圆的品种有豆沙馅的、芝麻馅的、桂花馅的……母亲把汤圆包好后,镇淮楼上的新年钟声已经响过了。此时,母亲才上床睡觉。

大年初一的黎明时分,左邻右舍早早亮起了灯光,迎接新年的到来,并开始用大锅灶煮汤圆。那时,我们兄妹其实早已睡不着了,也匆匆忙忙地起床,急不可待地穿上过年的新衣服。我们起床后,母亲已把一大锅的汤圆煮好了。

汤圆煮好后,并不是那么容易吃上的,还要经过放鞭炮、烧松枝,向祖先牌位供汤圆、上香、磕头、给父母亲及爷爷奶奶拜年等诸多仪式,等这些仪式逐一结束后,我们才能开始吃汤圆。吃实心汤圆时,我会在碗里放很多的绵白糖,糯米的清香和糖的甜味完美的结合,让人味蕾大开,一碗十只不过瘾,急着盛上第二碗。“洋糖油”的汤圆仅有两只。但是,口感更好,一口咬下去,满嘴油,那真是又香又甜。

吃汤圆,是新年开始最幸福快乐的时光。吃完汤圆后,我们兄妹就去邻居家串门拜年。

正月十五元宵节,早上也吃汤圆。二月二,是“龙抬头”的日子,早上吃过汤圆后,年味就渐渐地淡去了。



博里农民画——回家过年



卢学年

就着。1986年,我们是在阵地上过的春节。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过上团圆的节日,我们坚守阵地,通过红十字会和越南商定,春节前后10天双方停火。天天枪声、炮声不绝于耳,阵地突然安静下来,享受和平的日子,战友们欣喜若狂、手舞足蹈。和平多么重要,战士们渴望和平。我们懂得,和平不是乞求来

的,和平是打出来的,和平是无数士兵用鲜血、生命换来的。

临近春节,我们忙开了,写对联,贴对联。这些对联内容丰富多样,如上联:大洞小洞猫耳洞,洞洞藏龙卧虎;下联:步枪机枪冲锋枪,枪枪怒火满室。横批:严阵以待。上联:泥当床林作房茫茫大雪作蚊帐,下联:蚊虫咬老鼠叫靠靠细雨洗军装。横批:得天独

小时候喜欢过年。每逢过年就有新衣服穿,好东西吃,还有压岁钱。大年三十,贴对联,晚上看春晚。正月初一大早,吃开口糕,放鞭炮。吃过汤圆,给爷爷奶拜年,给爸爸妈拜年。接着给大舅大舅妈拜年,给大姑父大姑妈拜年,再给邻居拜年。他们给的瓜子、花生和糖,盛得口袋满满的。初一下午,大人打麻将,小孩攒蛋,其乐融融,一片祥和。那时候,家里很穷,但大人还是想办法给孩子做新衣服和好吃的,没钱借钱,来年再还。

后来,我穿上了军装,一直在部队过的年。我们连队是1985年11月初上前线的,在炮阵地天天打炮,战斗最激烈的是“12·2”“1·28”拔点战斗,炮筒打得通红,香烟一点

中午,小姨打来电话,约我与她一起去给外婆扫墓。

“哎,好,正好明天把糍粑带给你。”我用肩膀夹着手机,手在继续忙碌着。我在做的,是糍粑。

每年这个时候,小姨回来,我都要多做一些给她带回去。糍粑,正是外婆教我做

雪白干净的糯米粉用热水和匀,芝麻和白糖用石臼捣烂,又或者将干菜加咸肉搅拌均匀,分别可以做成咸甜两种馅料,裹进糯米粉里揉搓成团,再压扁,外面裹上糯米,放在笼上蒸熟。这就是外婆教我做的糍粑,我和小姨都爱吃,每次能吃好几块。

“少吃几块,不然不消化。”我和小姨只相差了几岁,小时候每次过年到外婆家,外婆总会笑眯眯地提醒我们。

后来长大了,我和小姨分别离开了家乡,碰面的时间少了,只有过年时有机会聚到一起,外婆的糍粑也就每次做得格外多,除了在饭桌上吃,还会做大袋让我们带回家去。

“带回家去,孩子们也会爱吃的。”外婆挂念着外孙和曾外孙们。偏巧我和小姨生的也都是男孩,小姨常开玩笑,两个小吃货这下有口福了。

每年过年,捎一袋糍粑回家,也成了我和小姨的习惯。

外婆的糍粑

曹誉馨

有次回乡看望外婆,看她咳嗽得很厉害,一问才知道,原来外婆在井边打水时摔了一跤,已经咳嗽了大半个月。

我着了急,硬逼着外婆跟我到县里的医院做检查。

外婆那一跤,是摔到了井台上,老人骨头脆,当时就跌伤了,她一直以为只是感冒引起的咳嗽,其实是肺部被刺伤引起肺液水肿,因为检查得太迟,病情延误,已经慢慢引发了病变。

外婆被安置在医院里,开始了漫长而绝望的治疗。输液,抽取积液。一开始,抽出来是一盆盆的积水,到后来,积水慢慢变成了血水。再到后来,外婆不肯治病了,要求回家去。

大舅雇了辆车将外婆送回家。很神奇的,到了家,外婆似乎又精神了些。每次喂她,也能勉强着喝点米汤。只是依然还得挂水,每天两瓶药水,给外婆吊着。

快过年的时候,我再一次去探望外婆。见我回来,一直伺候外婆的母亲悄悄叫到门口,说外婆为了让我开心,特地换上了过

厚。上联:枪声炮声喊杀声,声声慑敌胆;下联:手雷地雷定向雷,雷雷生威风。横批:威震南疆。战友们喊出“亏了我一个,幸福十亿人”“无私奉献光荣,老山精神万岁”等口号,既营造了节日气氛,又鼓舞了士气。同时我们连还组织了“搬蛋”“勾机”“象棋”“军棋”比赛,活跃战地生活。

大年三十夜里我站岗,密切注视哨位周围的一草一木,思绪不知不觉回到了家乡……

现在人们生活条件改善了,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。拜年方式也变了,从前是上门拜年,现在微信拜年。过年,让我们发现生活在变,如今,人们的生活如花。

念叨远在他乡的小姨。

“外婆,为什么不叫小姨回来,你这么想她。”

“傻孩子,她工作忙啊,再说又那么远。等我好了的话,我会,再给你们做的。”外婆声音小小的,似乎怕这句话也被小姨听了去。而我已经泣不成声。

等小姨闻讯回来时,外婆已离开了人世。

从此,每到过年,我就习惯了做一些糍粑带给舅舅和小姨她们。

这份糍粑,含着外婆的心啊!

